

古今笔记精华

上海书店版

●方技、文艺、武术

●音乐、美术、趣事

●歌谣、仙佛、鬼怪

●草木、禽兽、琐闻

下

下册

方技 文藝 武術 音樂 美術 趣事 歌謠
仙佛 鬼怪 草木 禽獸蟲魚 瑣聞

古今筆記精華

上海書店

沪新登字119号

古今筆記精華

上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3 3/4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03000

ISBN 7-80569-563-6/J·238

全二册 定价：29.00元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三目錄

方技

張綽有道術

無畏致雨

一行前知

袁天綱為李淳風師

宋連璧

魯頤

張大悲

王文正

何公冕

雌雌兒

狗皮道士

薛衣道人

東牟道人

泰山人

徐偉真

宋道人

顧玉川

張道士

老神仙

陳士慶

苗光喬

王勛

李龍眠精祿命之學

房玄齡為相無嗣

揣骨相

張齊賢形聲相副

陳希夷知張乘崖

相國寺相士

李仙藥

張環

張乘槎拆字

相字

謝石

術者周生

潘溫叟

趙從先

四明僧

史載之

道人為朱文公治足疾

張總管

俞嘉言

葉天士遺事

徐靈胎

張靈鬼

耿聽聲

劉雲山

宋代善奕人

過百齡

桂林韓生

無錫幻人

神行之術

鐵算盤

孝廉遇術士

任子明

鐵布衫

金姓神竿

薛君亮

幻術

風火輪

戲術

口技

口技二

爆芋夢

絕技三則

吸煙技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三

方技

張綽有道術

唐翊桂苑叢談云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游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慕又以煙火藥術為事一旦觀天大呴命筆題曰爭奈何金烏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註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旛亭而好酒盃也或人招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蝴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常遊鹽城多為酒肉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課述德陳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薰蘭麝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影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閑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夫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狄相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酒食狗馬之求未暇志味元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謀向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片楮剪鶴二只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卻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

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無畏致雨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
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急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
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之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
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之具幡像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
水以小刀攬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吸水上俄復沒於鉢
中無畏復以刀擾水湧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
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足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
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濡濕
一行前知

唐杜荀鶴松窗雜記云玄帝幸東都因秋霖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
悽然長嘆數四謂一行曰吾身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
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貞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也上
因追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袁天綱為李淳風師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李淳風事以師禮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曰牝而有孕入左目必傷當產一犢尋問之皆然未幾產一犢李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跡左足深必產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李嘆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

宋連璧

李煥章宋連璧傳云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步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噬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葦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岸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屐聲入取袖中革控之即焚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傅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在乳熊肉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忘侍御褐家又以侍御匿姓妄報縕騎至縕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縕騎

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姓名為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陳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很傾善類為逆閹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為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念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宋璧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魯顛

朱一是魯顛傳云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襆中圓一孔下體着繁厚襪汗重染不易也餐飛蓬足跣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為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即踞地展襆頭出孔中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

兒拳腹堅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索索然顛喜酒酒鼻飲羣兒顧觀顛算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牆卧軒軒馬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餘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顛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顛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牆則懸足架上垂首卧夜分人定即漏人乘顛走入問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大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為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與杖壁蹙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大悲

皇華紀聞云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嘗畫地為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卧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王文正

皇華紀聞云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詰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火

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釘已出三寸許天正嘆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

皇華紀聞云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於亂坂山磽確無水公冕每取手巾澀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遭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關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為魚云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雌雌兒

陳鼎雌雌兒傳云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未幾為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箇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遁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住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箇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箇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箇傾之則童僕婢媼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

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為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為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慕羣玉與松江倪永清為予言雌雌兒高也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塵遭斥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狗皮道士

陳鼎狗皮道士傳云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為真犬也羣集遠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恐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眾皆不聞為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遂士亦不知何往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為豈

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禡禡小兒哉

薛衣道人

陳鼎辟衣道人傳云薛衣道人祝龜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不道人得仙傳瘡蠱凡諸惡瘡傳以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不完若剝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龜夫仙人也速為我請朱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體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鑑紓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東牟道人

因樹屋書影云張瑞星語予辛未秋予觀先大夫於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鬚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言生於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滻嫗姑始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閩府於登聞而憲之

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誠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聞所須曰須泉數百張結壇於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效矣公曰姑試之不效乃公不爾怒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噬則有片雲從其虛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卧壇上齁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下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來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盤盡投諸般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般核投瞿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柈盂益盡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瀉冰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遊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